

## 中日文化交流视域下的“记者”称谓研究

周光明 朱婉玲

**摘要:**作为新闻职业称谓的“记者”一词来自明治日本,“记者”为中日同形词,在中日两国均有一个从古典词到近代词的演变过程,文章从中日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对此过程加以探讨。研究发现,《论语》朱注在最初的语义生成中起了主要的作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提供了一份重要的近代文本,不过它多半仅具词源学的意义。日本方面,幕末第一批近代报刊即使用“记者”以自称,但它长时期是作为“报馆执笔者”的身份而存在。最后,本文还参考了语言学家的相关研究,确认“记者”并非一个和制汉语词汇,而是一个中日互动词。

**关键词:**记者;新闻记者;论语朱注;黄遵宪;和制汉语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9)06-0120-09

**项目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860003)

最近十余年来,关于“记者”称谓的研究逐渐多了起来。<sup>①</sup>大多数学者认为,作为新闻从业者职业称谓的“记者”一词来自我们的邻国日本,时间当在19世纪90年代初。至于明治时代日本方面有关“记者”称谓的具体使用情形,此前的研究者均较少涉猎,其中难免有些推测之辞。本文在搜集与阅读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想就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记者”一词为中日同形词,在中国则古已有之,最早或可追溯至先秦时代。<sup>②</sup>《汉语大词典》中“记者”词条有4个义项:①指心念的旧交;②作记的人;③记着、记住;④报刊、通讯社、电台等新闻媒体中采写新闻的专业人员。亦作为从事采访、评论与编辑工作的新闻工作者之统称。<sup>[1]</sup>其中第4项为“记者”的近代义,可视为第2个义项的延伸义。本文重点考察的是“记者”近代义的生成。

称谓语一般分为亲属称谓与社会称谓,职业称谓属于社会称谓的一种。称谓语又有自称与他称之别。本文研究职业称谓,故聚焦于作为名词形式的“记者”(二字词或双音节词)。

中日同属汉字文化圈,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本文所谓的文化交流,包括人员往来、文献传受以及词语借用等。我们认可“记者”一词的近代义(用以指称新闻从业者的义项)<sup>④</sup>来自日本,同时也相信“记者”的古典义也曾传至日本。换言之,1890年代初进入中国的“记者”一词当属回归借词,本文将向读者提供我们的论证过程。

<sup>①</sup>大致从2004年开始,若加上对“访员”的研究,就更多了。比如,杨中兴.“记者”称呼的由来.新闻爱好者,2004,1;李开军,傅小风.“记者”一词在中国出现于何时.当代传播,2006,4;李开军.“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1;邓绍根.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兼与李开军同志商榷.国际新闻界,2007,10;邓绍根.“记者”一词在中国的源流演变历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1;李开军.再论“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回应邓绍根先生的“商榷”.国际新闻界,2008,5;温楨文.近代中国的“记者”:以其职业称谓之演变为中心.东亚观念史集刊,2013,4;郑一卉.再论“记者”之名的由来.新闻界,2016,15;刘丽.近代中国新闻记者的称谓流变(1860—1900).编辑之友,2018,3。

<sup>②</sup>《管子·封禅第五十》中有:“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此处“记者”以“所记者”的形式出现,意即“夷吾所记述的”。

<sup>③</sup>此义项与义例不合,《汉语大词典》有误。原例为“予以为书姓氏,列岁月,此记者之常体尔”。(袁燮:《江阴军司法厅壁记》)例句中的“记”为一种文体,此“记者”不能解释为“作记的人”。

<sup>④</sup>中文“记者”的近代义还有一个义项为“善记者”(即记性好的人),出自《东西洋考》:“亚耳达革耳革名称记者,因其善记性故也,在位四十六年。”(爱汉者等.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黄时鉴整理.中华书局,1997:55)因此,“记者”若作为一般的近代新名词,其实已在本土产生。

## 一、“记者”或出自《论语》朱注

作为新闻从业者所谓的“记者”一词来自日本,它很有可能源于《论语》朱注。关于这一点,晚清的报人也注意到了。1897年10月,申报馆的一位夜班编辑在他写的随笔中谈到近代新名词,认为本国(特指上海地区)流行的一些新名词庸俗不堪,而日本创造的新名词“能去俗而近雅”,比如中国说“自来火”,日本则说“柳燧”。并举“记者”为例:“报馆执笔人谓之记者,此语出自论语朱注,盖谓其藉以纪事也”<sup>[2]</sup>。

四年前,在《申报》的一则日本报道中,已经提到“东京各日报社记者”。<sup>[3]</sup>半年前,上海的《时务报》在报道孙中山伦敦蒙难一事时,也提到“某新报记者”。<sup>①</sup>以上两例,“记者”均是在日本语境中使用的。那位不知名的夜班编辑明确指出“记者”出自论语朱注,却没有提供什么依据,但他这样说是合理的,因为《论语》特别是《论语》朱注对日本造成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

据研究,早在公元3世纪末,《论语》就经由朝鲜半岛传至日本,而朱熹的《论语集注》则于镰仓幕府(1185—1333)的中期也传到了日本。最早的和刻本为1247年的朱熹《论语集注》十卷本,称为“宝治本《论语》”。<sup>②</sup><sup>[4]</sup>除了和刻本外,还有相当多的古写本,比如1420年的《应永本論語抄》。

《日本国語大辞典》中关于“记者”有三个义项,分别为“①文章を書く人。書き手。著者。文筆家。②その文章の書き手である自分をさしていう語。筆者。③特に、新聞、雑誌、放送ニュースなどの取材をしたり、記事を書いたり、編集をしたりする人”。<sup>[5]</sup>其中第一个义项所引例句即是出于《应永本論語抄》:“下に孔子の句を引て云るは、此三家が以雍徹することをそしると知せん為に先記者がかけることば也”,即:“下面所引孔子的话是之前的记录者记下的,为了让人知道三家僭用了雍彻之礼。”

我们没有查到《应永本論語抄》原著,但就例句内容来看,应出自《论语·八佾第三》。所谓三家,指的是孔子时代鲁国的权臣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对照《论语集注》,朱熹确实用过“记者”一词。《八佾第三》开篇有三句: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每一句后皆有朱注,在第三句的朱注结尾,朱熹说:“然记者序此于八佾雍彻之后,疑其为僭礼乐者发也。”<sup>[6]</sup>就是说,朱熹怀疑“记者”所记录的这第三句话是孔子特有所指而发出的感慨。“记者”为孔门弟子(孔子弟子或再传弟子)。《日本国語大辞典》所引《应永本論語抄》的例句,应该就是这句朱熹原注的日译。

除《应永本論語抄》外,我们还在其他的日本古代文献中找到了一些“记者”的用例,如《神皇正統記》中的“此記者”<sup>[7]</sup>,《出雲國風土記》中的“夫風土記者”<sup>[8]</sup>。此两例中,“记者”均不能作为名词,它们都是特指某部作品,而且是“记”这种文体的作品,与《汉语大词典》中第2个义项的例句用法相近。

在日本,“记者”作为职业称谓首见于幕末的第一批近代报刊。《明治事物起原》一书提供了如下材料:“慶應四年閏四月十八日版内外新報十六號に『我等記者しばしば討論せし如く此戦争の終りは云々。』を見え、また同月版中外新聞外篇『我等新聞の作者自稱屢々日本国云々』などあるを見れば、新聞紙の編集に従ふ者を、記者又は作者と自稱したると明なり。又、同五月八日出版江湖

<sup>①</sup>古城贞吉译:《论语逸仙事》,《时务报》,1897年3月23日。古城贞吉(1866—1949),号坦堂,又称古城坦堂,日本汉学家。历任东洋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评议员。1896年夏至1897年底的大部分时间,古城贞吉曾在上海逗留,受聘于《时务报》,主持该报的“东文报译”栏目。参见潘光哲. 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时务报》译稿研究. 史林,2006(5):1-18+189.

<sup>②</sup>和刻本为古代日本翻印的汉籍。宝治年间为1247年至1249年。

新聞十七號に、『兵庫大坂ヘラルド新聞記者に送りし文中に云く云々。』とあるは、新聞記者の名は明治以前すでに新聞紙上に使用せる徴なり。〔9〕

以上介绍中,《内外新報》和《中外新聞》的从业者已自称为“记者”或“作者”了,此时“记者”与“作者”同义,且皆用于自称。稍后的《江湖新聞》中更有“新聞記者”一词,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新聞記者”的最早用例。〔1〕当然,此时的“新闻记者”也可以说成“新闻作者”。《论语集注》(在日本为《応永本論語抄》)中的“记者”,应该就是幕末日本报刊从业者自称的“记者”的前身,从中依稀可见:论语朱注的古词“记者”(作为记录者、编辑者)到幕末“记者”或“作者”(自称)再到“新闻记者”的演变轨迹。

## 二、黄遵宪的情况

提到近代“记者”一词的出现,论者常引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无论从1887年《日本国志》的定稿算起,还是从1895年《日本国志》的正式出版算起,黄遵宪均属于最早一批使用“记者”职业称谓的人士。那么,黄遵宪是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记者”一词的?他使用的“新闻馆记者”这一称谓可能受到过哪些因素的影响?

在1877年至1882年的将近四年半的时间里,作为驻日外交官(参赞)的黄遵宪多方收集资料,撰写他的传世之作《日本国志》。《日本国志》共有十二志,在其“茶会”篇中,黄遵宪描绘了日本文明开化之初兴办茶会的盛况,依次介绍现场的诸位来宾(泰西诸客、耶苏教教士、诸省院长次官、皇族妇女等)之后,记者现身了——“东酬西酢,甲询乙谘,巡檐倚柱,若有所思,新闻馆记者也”〔10〕。

“茶会”篇出自《日本国志》的《礼俗志》。《礼俗志》共四部分,其《礼俗志三》有“游宴”一节,分赏花、烟火、戏马、茶会、温泉、博弈、茶屋、酒楼、吉原等十余项,“茶会”居其四。黄遵宪对日本风俗习惯的考察是相当重视的,用他的话说,“采风问俗”乃其职分所在。〔2〕但在他精心绘制的长幅画卷上,记者只不过是明治初年日本新风俗画中的一个小小的角色。

黄遵宪编撰《日本国志》“采书至二百余种”(薛福成序),那他的《礼俗志》也必有所本。据研究,《礼俗志》较多参考了日本汉籍《艺苑日涉》与《江户繁昌记》,但对“茶会”篇却无新的发现。〔11-12〕这也难怪,“茶会”篇谈的是明治初年的事情,而上述二种汉籍先后初刻于1807年与1832年。

《黄遵宪全集》第五编为《笔谈》,汇集了黄遵宪与其日本友人的对话,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文献,其中提到了《礼俗志》的撰写:“有《礼俗志》一篇,中分十二目。有曰朝会,有曰祭祀者,此二事缺欠焉不详。阁下方官宫内省,必能缕悉之。幸于暇时别纸条示,感戴不尽。”〔3〕说明《礼俗志》部分当时已接近完稿,只剩下“朝会”“祭祀”两目有所欠缺,希望笔谈对象宫岛诚一郎帮忙搜集资料并译为汉文。此时,我们并不能确知“茶会”篇是否已写好,因全书定稿后《礼俗志》分为十四目,增加或拆分的两目是什么内容不清楚,“茶会”篇的参考书目自然也不清楚。

在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中,提到“记者”,仅此一次。当然,他早注意到了日本的新闻业。先于《日本国志》出版的《日本杂事诗》(1879年初版)中有一首写新闻纸的:“欲言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诗后作者做了如下批注——“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10〕此诗反映了黄遵宪当时的新闻观,重点在新闻纸这一新生事物上。

《日本国志》中谈论日本新闻业的内容散见几处。比如,在介绍“郵便税”时,他说:“此外,新闻、

〔1〕《江湖新聞》,庆应四年闰4月3日创刊,同年5月22日停刊。1868年9月8日,日本由庆应四年改为明治元年,因此9月8日之前仍属于幕末。

〔2〕“今之参赞官即古之小行人、外史氏之职也。使者捧龙节,乘驷马,驰驱鞅掌,王事靡盬,盖有所不暇于文字之末。若为之僚属者,又不从事于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諏询谋之意?”《日本国志叙》//陈铮.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819。

〔3〕1880年5月笔谈。参见陈铮.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765。

书籍,各有价。详《职官志·邮便局》内。”按图索骥,查得《职官志》里面的详情:“若新闻纸,若书籍,皆露封。每新闻一纸,重十六钱以下,税一钱;三十二钱以下,税二钱;四十八钱以下,税三钱。重逾此数,与书籍等。”又在“社会”篇中说:“会中或论时事,驳政体,刊之新闻纸。苟他党有不合者,摘发而论之,则必往复辩论,各伸其说而后已。”<sup>[10]</sup>这里说的是明治初中期的政党报刊。

较为详细的介绍出现在“博物馆”篇。黄遵宪写道:“博物馆,陈列欧亚器物,以供人考证。……新闻纸,论列内外事情,以启人智慧。”接着是一篇五百余字的夹注,从文久三年(1863)写到明治十一年(1878),包括全国报刊种类、全年单刊发行量与总发行量以及新闻法律法规,相当于一篇幕末民初的新闻简史。<sup>[10]</sup>黄遵宪将新闻纸列入此篇,盖强调其“体大用博”也。又将其归于西学、新学,强调其异于邸报之处,颇有识见。

下面我们聚焦于“新闻馆记者”的用名上。阅读《笔谈》,可知“记者”之前还曾出现过一次——

桂阁:本日和汉名士会集,请君为索一豪兴。

公度:仆不敢当名士,诸葛公乃可谓名士也。

鸿斋:明后日岸田吟香(新闻记者、精崎水之主人)将一游贵国上海,顾与子纶同船乎?

公度:仆不能书,不敢强不知为知。

省轩:阁下之书,有唐人之风,想应有所学。<sup>①</sup>

当时石川鸿斋提到岸田吟香将去上海,还介绍了后者的两个身份,但黄遵宪却没接话。不过,黄遵宪显然看到了“新闻记者”这四个字。黄遵宪也知道岸田其人,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一》中,岸田是作为日本近代新闻界先驱而载入史册的:“先是,文久三年,横滨既通商,岸田吟香始编杂志。”同时提到的另一位先驱者为柳河春三:“明治元年,西京始刊《太政官日志》,兰学者柳川春三又于江户刊《中外新闻》。”<sup>[10]</sup>

1879年底的这次笔谈中出现的“新闻记者”与《日本国志》“茶会”篇中的“新闻馆记者”是什么关系?目前尚不能确定,但肯定是其中的一个影响因素。黄遵宪在日期间交往过新闻界人士(如栗木锄云),也读过不少日本报纸,还就报纸报道的新闻与日本友人进行过多次交谈。在1879年底的另一笔谈中,子峨(驻日公使何如璋)问到:“东京新闻有多少家?大小有三十家否?”当时未见日方回答,尽管黄遵宪也在场,但问题由何如璋提出,说明驻日公使也对此感兴趣,不排除“博物馆”篇中的夹注也有一份何如璋的功劳。这样说不是毫无依据的。黄遵宪曾对他的日本友人承认:“每脱一稿,则何大使润色之。”<sup>[10]</sup>虽然编撰《日本国志》系黄氏一人“独力为之”,但此项工作也是职务行为,作为下属的黄遵宪请大使过目,并“润色之”,也是很自然的。在1880年7月25日致王韬的信中,他又说:“顷随何星使后,共编《日本志》。”1881年7月8日的信中还说:“弟近以归期不远,所作《日本志》亟欲脱稿,辄随何公穷昼夜之力讨论此事。”<sup>[10]</sup>。看来何如璋的贡献可能比想象的要大一些。

把“新闻馆记者”一词拆分为“新闻馆”与“记者”。“新闻馆”一词中日两国近代早期均有使用,1859年,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呼吁“设新闻馆”。日本方面较早的用例见于箕作益三郎的译著,时间为元治元年(1864年)。<sup>[10]</sup>但日本方面较多使用“新闻社”一词,刊行于1874—1876年间的《东京新繁昌记》(服部诚一,1842—1908)中列有“新闻社”词条,向国民介绍了这一新生事物。黄遵宪当然也可以使用“报馆”一词。1880年4月23日,他在写给王韬的信中,就多次使用“报馆”,因此他使用“报馆记者”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当然,“报馆”也是新词<sup>[13]</sup>。这也说明他使用“新闻馆记者”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新闻馆”在《黄遵宪全集》中仅有一个用例,而“报馆”则较多,且集中出现于戊戌变法时期。

至于作为新闻从业者称谓的“记者”一词,日本方面使用的要早一些(见前述)。《读卖新闻》报

<sup>①</sup>桂阁,源桂阁,大河内辉声。鸿斋,石川鸿斋。省轩,龟谷省轩。三人皆为当时的日本名士,笔谈时间为1879年12月18日。参见陈铮.黄遵宪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696.

道王韬即将访日,称其为“循環日報の記者”<sup>①</sup>。但1879年4月至8月在日期间的王韬,虽与日本新闻界人士接触颇多,却未见其使用“记者”一词,他在《扶桑游记》中用过“操觚家”(藤田茂吉)、“主笔”(栗木锄云)和“编辑”(栗木锄云)。因此,上述笔谈中现身的“新闻记者”,有可能给黄遵宪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仍不能由此断定1879年的“新闻记者”即为1887年的“新闻馆记者”的前身。因为,影响黄遵宪的还存在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此前的外交官写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汇报材料: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使用“新报馆记事者”(1878年)、曾纪泽在其英国日记中使用“新报馆书记”(1879年),以及《申报》的日本报道中使用的“新闻馆记事者”(1887年)。

### 三、日本明治时代“记者”的含义

关于“记者”一词的来源,日本有学者认为它是本土自然演变而来的一个词语,并非受欧美影响而产生的新词。<sup>②</sup>我们先来看看明治时代一些辞书中“记者”释义,见下表:

表1 明治时代日本辞书中的“记者”<sup>③</sup>

明治5年	文典理学地学三書字類	authors.
明治6年	附音挿図英和字彙	author.
明治8年	輿地誌略字引	カキモノスルヒト。
明治9年	音訓新聞字引	シルスモノ。
明治10年	文明いろは字引	カキヤク。
明治11年	輿地誌略字引	カキテ。
明治12年	必携熟字集	カキヤク。
明治15年	明治いろは字引大全	カキモノヤク。
明治18年	広益漢語字解	カキヤク。
明治19年	和英語林集成(三版)	An editor, writer, author.
明治20年	漢語新画引大全・改訂増補	カキヤク。
明治21年	漢英対照いろは辞典	かきて、作者。A writer, an editor.
明治25年	实用漢語活益字典	カキヤク。
明治26年	日本大辞典	スベテ文筆ニ由ツテ業ヲ営ム人。=操觚者。 =著述家。=「新聞きしゃ」。
明治27年	日本大辞林	かきて、かきものをするひと。
明治29年	日本大辞典	①其文章の作者。②新聞紙の筆者。
明治30年	日本新辞林	文筆に由りて生業を営む人、「新聞」(作者)。
明治31年	ことばの泉	①かき物する人。②特に新聞、雑誌などの原稿を書く人。
明治37年	新編漢語辞林	フデヲトツテモノヲカク人。

①“支那香港の循環日報の記者王紫詮は兼ねて日本へ来られるという話があります。今月十五日六日ころに同所と出帆して日本へ参れらるという。”《読売新聞》,1879-03-09。

②“記者記事之文也(記とは事を文に書くことだの意であろう)と、新聞記事を書くものが記者と呼び、呼ばれるは当然で、従って記者なる成語はエディターやライターやリポーターや、その何れもの訳語でなく、自然発生的に出来たものと解せられる”。中島及。記者新聞屋呼稱考。新聞研究,1954,32(3):21-22。

③我们主要参考了惣郷正明、飛田良文編撰的《明治のことば辞典》(東京堂1986年,第94-95页)。另外还补充了三种辞书,分别是:内藤彦一編:《明治いろは字引大全》,1882年,第183页;藤田善平編:《広益漢語字解》,1885年,第108页;片岡賢三編:《漢語新画引大全》改正増補版,1887年,第69页。

续表

明治 38 年	新式以吕波引節用辞典	物事をしるしとむる人。
明治 42 年	日本類語大辞典	かく者の意、新聞雑誌等の記事をかき又は按排整理などすることを職とする者。
明治 44 年	辞林	文筆に由りて生業を営む人。特に、新聞又は雑誌の記者の称。(作者)

以上“记者”释义中的英文单词(editor、writer、author)分别中译为编辑、作家、作者,无 reporter。辞书释义中,“カキヤク”出现频率很高,“カキヤク”即“書き役”,是“担任文书起草、记录及抄写工作的人”。<sup>①</sup>在江户幕府时代,它还是一种官职,类似于中国官衙中的书吏、书办,稍为高级一点的或许相当于清代的笔帖式。从中可以看到,记者职业演变中的本土因素在起作用,记者也可以说是从日本近世的某种特定角色中因缘际会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社会角色。

以上辞书的释义排列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一是明治 26 年(1893),《日本大辞典》中出现“新聞きしゃ”即“新聞記者”的释义,表明“記者”一词向职业称谓演变已经开始;另一个时间节点是明治 31 年(1898),《ことばの泉》释义中有“特に新聞、雑誌などの原稿を書く人”,此时“記者”不仅包括了报与刊的部分从业者,而且意味着相应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记者称谓,这在松本君平的《新闻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sup>②</sup>

日本有学者把江户时代的“世間師(せけんし)”“游行者(ゆうこうしゃ)”称为近代记者的前身,岸田吟香(1833—1905)可以说是其代表人物。<sup>[14]</sup>之后出现的是佐幕派记者、政论记者,以柳河春三(1832—1870)、成岛柳北(1837—1884)、福地櫻痴(1841—1906)等为代表。1870 年代,《読売新聞》《朝日新聞》相继问世后,与专写汉文调论说的“记者”前辈相比,专在市井搜罗各种段子的“探訪者”(或“探訪員”)才活跃起来。<sup>[15]</sup>

但记者是记者,探訪者是探訪者,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几乎在大半个明治时代,他们之间都是泾渭分明的。福地櫻痴曾回忆明治中期他做记者的一天:当时的记者在早上 11 点之前上班,先查阅中外报纸及各种投稿和读者来信,然后仔细斟酌一番,或摘编,或改写,随即交付印刷。<sup>[16]</sup>从中可以看到记者与探訪者的分工情况,此后二三十年也并无多大变化,比如明治 32 年出版的《新闻学》一书中说:探訪者受主任记者之命奔赴现场,并通过电话向记者进行现场情况说明后撰写文章。<sup>[17]</sup>直到明治末年出现“外交记者”时,这种情况才有了明显的改变。

1917 年底随上海记者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包天笑也观察到了这一改变,他说:“(日本)在昔日之新闻记者亦与吾国同,仅在社中执笔记事,从不出而搜集材料。今之记者亦往往自出探訪即秉笔记载,以记者而兼探訪者也。”<sup>[18]</sup>所以,申报馆夜班编辑称日本新名词“记者”为“报馆执笔人”,应该说十分准确的。

#### 四、“记者”“新闻记者”与和制汉语

据研究,中国近代吸收了一千多个日源词,其中人文社科领域的词汇居多,用于指称新闻从业者

①“文書の草案を作ったり,記録・書写したりする役職。書記。”参见松村明.《大辞林》第 2 版.东京:三省堂,1995:442.

②除“新聞記者”外,此书中还有“主筆記者”“論說記者”“編輯記者”“雜誌記者”“事務記者”“探訪記者”“電報記者”“婦人記者”“電信記者”“交換記者”“夜掛記者”“年少記者”“訪問記者”“理事記者”“青年記者”“女性記者”“速記記者”“諸掛記者”“財務記者”“市況記者”“商務記者”“担任記者”“市内記者”“通信記者”“掛員記者”“号外記者”“定員記者”“免状記者”“重任記者”“論文記者”“大新聞記者”“副主筆記者”“編集事務記者”“市事主任記者”“新聞主筆記者”“市内担任記者”“電報担任記者”“鉄道事務記者”“通信探訪記者”“編輯事務記者”“記事主任記者”“新聞編輯記者”“新聞文学記者”“美術批判記者”“副編輯事務記者”“地方部担任記者”“土地売買掛記者”“文学批判専任記者”“新书籍批评挂記者”“通信探訪記者”等。参见松本君平.新闻学.欧米新聞事業.东京:博文館,1899

的“记者”即为其中之一例。它不仅作为一个新词被引入,其实也代表着一种新的构词法。

“记者”是由“记”和“者”构成的二字词,而“者”作为构词成分在中日两国又有所不同。日语中的“~者”作为汉语系造语成分,主要表示“~的人”。明治维新之前多接续在一字词之后,如“病者”“芸者”“智者”等,而自明治初期始,就产生了大量的二字词、三字词或多字词,如“言论者”“開化者”“新聞学者”“新聞館記者”等。幕末明治初期译书中所出现的由“~者”构成的复合语有许多是从英语翻译而来,基本上与英语的“~er、~or、~ist、~ian”相对应。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者”,直到近代都还只是主要发挥着语法结构上的作用,其造语功能并不发达。例如梁启超《饮冰室全集》中有“今之言治国者,必曰仿效西法……”一句中的“~者”,就相当于日语中的“~ということ、~である”的断定句式。<sup>[19]</sup>受日语影响,自清末开始,以“者”为后缀的词汇大量增加,“~者”的这种构词法得以推广。

在研究汉语新名词的语言学家中,有将“记者”列入日语借词的,也有不提“记者”而提“新闻记者”的。例如,实藤惠秀(2012)<sup>[20]</sup>、崔崑(2013)<sup>[21]</sup>、朱京伟(2013)<sup>[22]</sup>等人均将“新闻记者”列为日源词,而史有为(2000)<sup>[23]</sup>、陈力卫(2001)<sup>[24]</sup>、沈国威(2010)<sup>[25]</sup>等人则更关注“记者”一词。

“新闻记者”一词在日本属于明治新词,稍早有一本汉文词典已有收录,其释义为“新聞を編みす人”<sup>[26]</sup>,即“编报人”。在我国则迟至1899年初,首见于《清议报》<sup>[27]</sup>,因出版地在横滨,且系译报文章,故尚未脱离日本语境。

“新闻记者”也是中日同形词,但含义不尽相同。因日文中“新闻”一词有新闻纸、报纸的义项,所以“新闻记者”应中译为“报纸记者”。松本君平曾指出“报纸记者”与“杂志记者”之间差异,当时报纸记者的报酬优于杂志记者,但杂志记者的名声却高于报纸记者。所以他说,若想成名者可立志于做一个杂志记者,而想靠笔砚生活者则可选择做报纸记者。<sup>[17]</sup>中译本将“新聞記者”直接拿来<sup>[28]</sup>,会让人读起来有点莫名其妙。

那么,“记者”是不是一个和制汉语词汇?所谓“和制汉语”(一般不说“日制汉语”)指的是在日语中形成或创造出来的汉字词。陈力卫以是否有中国古典出处为依据将和制汉语分为两大类、五小类,见下表:

表2 和制汉语类型

有无中国古典出处	和制汉语种类	例句
无	1. 从训读变成了音读。外观上同样是汉字书写的音读语,但意思却来源于日语(中世以后)	おほね→大根 ではる→出張
	2. 日本独特的组合和标记	烧亡、量見、選考、要請、時効、民放、 直行、~化、~性、~式
	3. 幕末近代以后的汉语翻译。为了应对外来概念,日本人独自创造出来的汉字词,多为抽象概念词	抽象、哲学
有	4. 虽字形相同,但因语言构成之不同,意思全然不同	激動、安置
	5. 以中国古典语使之对应外来概念	社会、經濟、文化

有人曾将“记者”当作“和制汉语”,认为黄遵宪借用了总数为232个和制汉语,其中就包括双音节词“记者”。<sup>[29]</sup>虽然关于“和制汉语”的标准目前还存在分歧,但以陈力卫的标准来看,“记者”是不属于和制汉语的。

我们认为应该将“记者”当作回归借词,或“中日互动词”,<sup>[30]</sup>其流向为“中—日—中”,即“记者”先产生于中国古代文献,然后传入日本(如论语朱注),19世纪末又从日本回流到中国(如《日本国志》)。

## 五、结语

“记者”为中日同形词,见诸文献的“记者”用例,中国要比日本早得多,但论语朱注上的“记者”一词,可视为中日两国“记者”近代义的共同源头。它的记录者、编辑者的本义,是近代“记者”一词演变的词义基础。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我们考察近代“记者”称谓演变提供了一个重要文本,其中的“记者”是以“新闻馆记者”五字词的形式出现的,我们应重视新闻馆与记者之间的既有联系,方能完整地把握此时“记者”的专业含义。

40卷总共50余万字的《日本国志》中仅有一个用例,它对清末民初“记者”一词的流行,作用并不大。<sup>①</sup>也就是说,《日本国志》对于“记者”而言,很可能仅具有词源学的意义。

“记者”一词的流行,与《申报》《时务报》《清议报》等近代报刊的频繁使用,关系更为密切。其中,在华日籍人士如古城贞吉、山本正义(曾服务于《知新报》)等,他们的贡献也不应该被忽视。

虽然中日两国共享了古词“记者”,但“记者”在两国有着不尽相同的演变史。幕末日本报界使用“记者”一词用以自称,这是职业称谓演变的重要节点。从角色上讲,当时日本的记者类似于中国的主笔,“書き役”则相当于中国的“书办”或“师爷”;从词汇上讲,幕末明初日本有“记者”,晚清中国则有“记事之人”“记事者”。<sup>[31]</sup>

早在1830年代《东西洋考》上就出现了“记者”的用例,<sup>②</sup>因此严格说,“记者”并不属于日源新名词。当然,依现有材料来看,用以指称新闻从业者的“记者”一词确乎来自日本。最终,由于清末民初中日两国之间存在着多个渠道的交流,以及其中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记者”一词才得以流行开来。

### 参考文献:

- [1] 罗竹风. 汉语大词典,第11卷.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60.
- [2] 灯唇走笔. 申报,1897-10-18(1).
- [3] 公燕志盛. 申报,1893-07-28(1).
- [4] 刘萍.《论语》与近代日本.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8-10.
- [5]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二版編集委員会,小学館国語辞典編集部. 日本国語大辞典,第4版. 东京:小学館,2001:97.
- [6] 朱熹. 四書章句集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6:61-62.
- [7] 北畠親房. 神皇正統記. 东京:岩波書店,1975.
- [8] 神宅臣金太理勘造,出雲臣廣嶋編. 出雲國風土記,1700
- [9] 石井研堂. 記者の熟字の始//明治事物起原. 东京:橋南堂,1908:119
- [10] 陈铮. 黄遵宪全集. 北京:中华书局,2005:1472;22;1156、1114、1492;1413;1413;753、765;320、328.
- [11] 王宝平. 黄遵宪《日本国志》征引书目考释.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14-21.
- [12] 李玲.《日本国志·礼俗志》校读札记.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1:33-36.
- [13] 周光明,凌昱.“报社”源流考. 出版科学,2017,6:121-124.
- [14] 山本武利. 新聞記者の誕生:日本のメディアをつくった人びと. 东京:新曜社,1990:12-20
- [15] 河崎吉紀. 制度化される新聞記者—その学歴・採用・資格. 东京:柏書房,2006:17-20
- [16] 福地桜痴. 懷往事談,付・新聞紙実歴. 东京:民友社,1894:225
- [17] 松本君平. 新聞学:欧米新聞事業. 东京:博文館,1899:45;112-113
- [18] 包天笑. 考察日本新聞記略. 上海:商務印書館,1918:24
- [19] 刘凡夫,樊慧颖. 以汉字为媒介的新词传播——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的研究.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sup>①</sup>有学者认为:“(当时)整个知识体系的滞后,使中国士子不具备阅读,理解例如《日本国志》等文献的能力。”此说存疑。可参见沈国威. 回顾与前瞻:日语借词的研究. 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3):1-9.

<sup>②</sup>最早发现这一用例的是邓绍根. 邓绍根. 跨语际旅行:“记者”一词在中国演变历史再考察.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4:39-45.



322-341

- [20] 实藤惠秀. 中国人留学日本史. 谭汝谦, 林启彦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281
- [21] 崔崑, 丁文博. 日源外来词探源. 广州: 世界图书广东出版公司, 2013: 176
- [22] 朱京伟. 《清议报》中的四字日语借词.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3, 6: 10-20.
- [23] 史有为. 汉语外来词.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73
- [24] 陳力衛. 和製漢語と中国語, お茶の水女子大学比較日本学教育研究センター, 2012, 8: 217-222.
- [25] 沈国威. 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 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25-226.
- [26] 開化字引大全. 东京: 卷菱潭, 1875: 39.
- [27] 教师公论(译大阪镇西日报). 清议报, 1899-01-12.
- [28] 松本君平, 休曼, 徐宝璜, 邵飘萍. 新闻文存. // 余家宏、宁树藩、徐培汀、谭启泰编注. 北京: 中国新闻出版社, 1987: 68-69.
- [29] 周圣来. 和制汉语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 以黄遵宪和梁启超为中心. // 香港浸会大学《人文中国学报》编辑委员会. 人文中国学报第二十期.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387-420
- [30] 沈国威. 回顾与前瞻: 日语借词的研究.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2, 3: 1-9.
- [31] 周光明, 唐宇. “记者”的前身与本身: 晚清新闻从业者职业称谓之演变. 新闻与传播评论, 2018, 4: 22-30.

## Research on the Title of Journalist from the View of Sino-Japanese Culture Exchange

*Zhou Guangming, Zhu Wanling*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It wa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term "Jizhe", as a title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 came from Meiji Japan. China and Japan use the same character to represent "Jizhe". In both China and Japan, the word "Jizhe"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a classical word to a modern word.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proc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It's found that Zhu Xi's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itial semantic formation. Huang Zunxian's Japan National Chronicle provided an important modern text, but it is mostly of etymological meaning. In Japan, the first batch of modern newspaper at the end of the curtain used "Jizhe" to call themselves, but it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as the "writer of newspaper". Finally, we also refer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of linguists, and conclude that "Jizhe" is not a Japanese-coined Chinese word, but a Sino-Japanese interactive word.

**Key Words:** Jizhe; journalist; Zhu Xi's annot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Huang Zunxian; Japanese-coined Chinese

■ 收稿日期: 2018-12-16

■ 作者单位: 周光明,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朱婉玲, 武汉大学外国语学院

■ 责任编辑: 汪晓清